

龔定庵全集

襟霞閣普及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龔定盦全集下冊

仁和龔自珍璉人謨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一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豈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義炎頊鬯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弈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弈清代父譴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

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一有字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隳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

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

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不意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壞文淵。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慧之。以其有飄飄放曠。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曌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張真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雖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窗露閣事竊窺。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贊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臧錢唐何夢華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迥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國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齋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惴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其第五重心。見儒之魁頌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

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呿。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蹠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之言。以迄於今死。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談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九篇。一無十字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篋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

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瞻瞻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翼翼然。邁邁然。朱文正詩。傳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馳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日。襲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

天子西征得羽琤之山。東歸蠶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琤之遊。歸而樂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樂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篇文也。篇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篇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

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聚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古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冢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灤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不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慙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者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子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子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疏。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疑。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二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子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僭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來可鏗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蘿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臺載大藥。其徐氏

此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昭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躡。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妄。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

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

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

如絲如庚。雖瑣屑有足憲者。梁干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訶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鏐

蓋氛掃寇。討莠除凶。旌旗藏怒。祝禱膺衷。菟苗獮狩。三豎十攻。飲至妥侑。延進瞽瞍。泰元

瓊琚瑤珮。紀烈采風。狄韞演燮。闕燧消烽。館函潮澗。壤确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

介壽。旨蓄禦窮。搜山掘穴。軫輓抱痾。茯苓枸杞。昌歆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

誕降。僧剎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捷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茵莖呈峯。拯蘇焚溺。警喝一作遜聾。

閨闈稟哲。并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籀屑桂。閨鷁寧蓉。啼妝歛妒。冶夢憐忪。

頰鬢暱枕。搗管汗彤。娉婷綵綵。姪姪玲瓏。葳蕤芳澤。雪艷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遽穠。愁眉睞睞。姑邁姬禮。

春臺霽敞。行閣髻虹。襪祥褫祉。禋應龐鴻。巫芭選隊。干葭振童。儼禳疫癘。祈昇蝗蟲。咸秩郊祗。習圭臚旅。

礫攘婆娑。舂壘脯湑。已戒辛祈。謀弓雩舞。禱禱蚩尤。蜡餞貓虎。札瘥天昏。砭痼瘵蠱。漕粟牽船。征商榷鹽。

繒泉貸逋。關津弛罟。幼狎囊韃。髦肄豆俎。饋鈴寢攷。颺笏笏。識緯衆錄。置冊襲奉。一夔膺寄。六藉司詰。

彝罍鼎卣。珎璜琮璫。籟篆蚪籥。剗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醢醢肺腑。鑿揜門智。馮陵醜虜。

謀秘算。輝財贏勇賈。鬼閔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翻反奪汝。隼擊歛逝。鼯技危許。飯輶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讟。緹輯肱脅。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戟梁。鳬鷺嬰渚。陔邱懲佚。葭回饌譜。原隰駟騏。蘋蘩筐筥。麟趾裏蹶。物庫溢階。眷錫曼羨。耆耄純嘏。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原作詩誤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執視如無視邪。抑遠中之倏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耑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

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修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藤牌爲主。領藤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一作史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纒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鑿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軋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

請滅。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餘腥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路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附來札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輓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興中紬繹大作。雖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

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附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姑膽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陛辭日。諭曰。朕召女出。非徒昇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溢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歙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羸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